



集选拔文联苏

3

集專家作名联蘇

曼斯洛葛

行印局畫東大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戲劇	蘇聯美術	蘇聯音樂	蘇聯作家創作經驗	蘇聯傳統文學的研究	蘇聯詩集	蘇聯報告文學選	蘇聯少年文藝選	蘇聯名著概說	蘇聯名作家合集	蘇聯名作家專集
一輯	一輯	一輯	一輯	一輯	一輯	三輯	三輯	二輯	二輯	六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三輯 葛洛斯基

定價一·五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關於葛洛士曼，我們知道得並不多，勝利以前，中國祇有耿濟之先生在夫妻譯文後面有過這麼一段小小的介紹：

「葛洛士曼爲蘇聯新起的青年作家。他以長篇小說格留考夫的問世，博得文壇的佳譽。他的短篇小說如在白奇柴夫城裏，夫妻，兒子等都清新可喜。他最近發表一部中篇小說四天，寫三個青年黨人偶然陷落在被波蘭軍隊佔領的小市鎮內，在一個醫生家裏躲藏四天的故事。這部小說內的人物個性被描寫得非常的靈活新鮮。」

其後，蘇聯文藝第十一期上關於葛洛士曼的介紹類裏也止寥寥的幾筆，說他「是史吉邦、柯里居根等名著的著者。衛國戰爭時期，文學批評界對於他的中篇人民不死，小說集史大林格勒和關於兵士靈魂的短篇小說特別注意」。

但葛洛士曼，自從他的人民不死譯成中文出版（有兩種譯本，一爲時代版，一爲茅盾本）以後，不謹是蘇聯文藝界對他注意，便是中國文藝界也對他加以非常的重視。他的文筆實在是清俊挺秀，而對於人物的描寫，風景的穿插以及故事的安排，更都能應付裕如，穩練老到。一般批評家稱他的文藝寫作具

有高度的技術，誠非虛語。

柯伐里契克在評論人民不死一文中有云：「在它的嚴峻性中，嚴峻和偉大的生活真實，其中曲折着活的經驗，活的和仔細的觀察——這便是這篇小說感動讀者的地方。葛洛斯基找到了這樣的語言——深思熟慮和極高信仰的語句，這種語句深深的衝動我們」。又謂「這小說中戰爭的場面寫得術巧高明。它們是有內容的，有表現性的，其中沒有故意的堆砌和浮面的效果。柯伐里契克對於這中篇小說的幾句評語，大致同樣可以應用到葛洛斯基的其他的作品上去，如本集中生命等篇」。

因此，所有文藝愛好者都應該讀一讀這個葛洛斯基。不過葛洛斯基的作品移譯到中文，至今數量既不算多，且復散見各種書報雜誌，如欲彙集而觀，有時亦很為難，所以我們化了一點時間，較比選剔重複的譯文（如生命另一譯文名活（錢亮之譯），老人另一譯文由兵譯）來搜集了這本集子。

在這本集子裏，除包含幾個短篇外，我們特意從人民不死中選摘了三章：最好的場面之一——偵察；戰爭中最緊張的鏡頭之一——他們齊胸站在泥裏；幽默和嚴肅並存，人物凸出在情景之上的馬沙林。每篇都可以當做獨立的短篇看。

至於幾個短篇，其中自以生命一篇最感動人，這樣苦痛的題材，那樣沉毅的人格，作者寫來不拘不泥，歷歷如在目前，彷彿活的一般。老人篇幅雖短，但簡勁有力，富於強烈的暗示性和啓發性。

作者也善於寫述關於兩性間的題材。在夫妻和阿姆達兩篇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作者頗頗讚那種表現

沈默的愛和沈默的力的女性。尤以阿姆達篇，作者將故事放在陰陰的戰雲之下，如畫的風景之中，別有哀婉動人的風味。

但令人讀了最感可怕又感沉痛的還是特烈勃林卡地獄一篇。在世界上，果真有「殺人營」這類東西存在過嗎？世界上也果真有那種殺人不眨眼的喝血魔王的嗎？可是，這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三百萬男女老少用血來寫成的真實的故事。

葛洛士曼的作品篇篇都有分量，是值得我們仔細誦讀和研究的。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三輯 · 葛斯曼)

目次

前記	一
夫妻	一
阿奴達	二九
老人	五九
生命	六七
偵察	一一一
他們齊胸站在泥裏	一二五
沙馬林	一四七
特別勃林卡地獄	一五七

夫
妻

V·葛洛斯曼著

羅曼·柏夫洛維奇·克拉敏斯基，一個大商業屯買聯合的董事，辦完公事回家，吃了飯，躺在沙發上，看他的妻子，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把細碎的茶葉倒進小白茶壺裏去。他們兩人都沈默着，好像談話會阻礙沏茶似的。

阿里莎一清早把魏洛奇卡送到園丁街外祖父家去了，所以屋內十分靜寂。

爲了這事，昨天晚上就把飯預備出來；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完了工作，比丈夫先十五分鐘回家，把飯燙熱了。

阿里莎祇會熬兩樣湯：冬天——酸白菜湯，夏天——新鮮白菜湯。二盤普通是煎黑色帶汁的牛肉丸子，白煮土豆子。

今天飯菜是菜湯和肉丸子。土豆子改了碎段的，淡味的通心粉。

平常羅曼·柏夫洛維奇吃完飯，總要生氣說：「渥立卡，革命前大衆的吃飯節目，是應該放棄的。說實話，除了時髦菜湯外，還有涼肉湯，肉汁清湯，波蘭式菜湯等等……真是應該，早就應該承受文化遺產的。」

丈夫不滿意的話很使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不歡，然而吃飯節目還是沒有變更。渥立卡·格拉西莫夫自己也祇會燒這一樣菜湯，而且她完全沒有功夫；她辦完工作回家，已是六點鐘了。阿里莎呢，是意識地不願承受文化遺產。克拉敏司基責備她時，她生氣着說：「儘想花樣！自己也不知道要吃什麼！每天是肥油的肉湯，他還不滿意。」

阿里莎享有獨裁大權，同她爭辯是無用的。魏洛奇卡很愛她，每逢她到分配所①去，便要哭泣，父母在家時也一樣。

爲了這頓不好吃的飯餐，他本想罵妻子幾聲，卻自己忍住了；有一個從列寧格拉特來的朋友快給他打電話，——他們約定一同去赴晚宴。

他知道今天要晚回家，並且身上將發出酒撲氣，所以現在不說話，免得預先鬧僵。

他一會兒偷看電話，一會兒窺望妻的臉。茶沏好了，他嘆了口氣，凝神地說：「渥立卡，情勢很緊張，——屈着手指數起來了，——第一層，米哈洛夫那個笨蛋相信我在卡茲那且夫的會議席上取笑他的

①第一次五年計劃時代設立的分配職工食糧和日用品的機關，迄一九三五年底已取消。——譯者。

簽呈；第二層，是一般人對於我們這機關的態度不好，昨天拉鮑撲搖手說：「你們總是預備好一大堆解釋的。」第三層，雪洛莎這畜生，扳起像煞有介事的臉孔，儘找客觀的話頭。我當時對他說：『你這寶貝，你同你女人和阿立士卡住在我屋內有四個月，那時候你是好人。現在我拿朋友的交情找到你，你要是想裝聖人樣子，請你對別的什麼人裝去，別同我裝這種樣子。我是講原則的人，決不讓步。我的主義是有根據的。』——他搖了搖頭。——天不怕，地不怕，我們還要幹一下。」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停止倒茶，輕輕兒放下茶杯，不讓牠發一點聲音。平常她如在聽說話時做什麼事：譬如，用抹布擦茶盤，茶杯，切麵包，或是填着木板補縫魏洛奇卡的襪子，丈夫便要生氣。

「請你等一等」，——他說，——「你這樣閃着影子，會消失我的注意力。」

現在他住嘴了，她才重新拿起茶杯，說道：「祇是請你不要再換行，今年已經第三次了。」

「不換麼？」——他跟着說，把四隻彎屈的手指伸給她看。——「你又打哈哈了。我的工作範圍這樣大，又是處在這種地獄的環境內！我祇要能够脫離，那真是大幸。想去唸點書。」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說：「你自己尋大工作來做。你記得麼？你起初脫離糖業托辣斯，後來又脫離牛乳聯合，那時候也說到要唸書去，可是又進礦石商業組合裏去了。」

克拉敏司基聳了聳肩膀。

「大概好活動的人總會尋找暴風雨的。說正經話——我是生下來有組織的才幹的。」

「也許，——但是你不必同大家拌嘴，有組織才幹的人的工作並不在這上面。」

於是流着家常的談話，一會是和愛的，——克拉敏司基微閉眼睛說：「渥立卡，我是可以完全坦白地對你說的，……」——一會是嘲笑而不信任的，由於明白了對方的一切弱點而起，一會是帶着公事性質的，——合起來，成為丈夫和妻子的談話。

後來渥立卡·格拉西莫夫說道：「魏洛奇卡今天在外公家過夜。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好極啦！」——克拉敏司基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我們還趕得上七點鐘的一場。」

他雙手捧起腦袋來了：——

「哎喲，完全忘了：還有金屬進口聯合的報告，一會兒就有人打電話來！」——他呻吟了一聲，好像三十二隻牙齒一下子全痛起來了，還毫無希望地揮着手。

「報告完後，你自然要到夜裏一點鐘才能回家罷？」——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說。

「按你的說法，要是那些托辣斯經理定在夜間三點鐘開會，他們祇好和妻子離婚，是不是？」——他問着，又帶着希望說：——「誰知道呢！也許會取消的。我們等半點鐘再說。沒有人打電話來，我們再溜出去看電影。」

但是電話響了：

「是的，是我！」——克拉敏司基發出碎鈴似的聲音，——「知道了……好罷！」——很生氣地扔

下話機，——「這種開會報告的玩意兒真够人受的！」——他說。

他們告別了，和愛的接吻。渥立卡·格拉西莫夫送丈夫到門前，喊道：「等一等，等一等，——手絹呢？……」

一一

朋友在電車停車站那裏等他。

一個陰沈的，禿頭的人，大鬍子，手內握着白色制帽，是商業輪船公司的職員。

「羅曼，怎麼樣，溜得還順利麼？」——他問。

「並沒有溜」，——克拉敏司基說——「我們的關係是另一種的：『渥立卡，我遇見了庫特，同他約好去赴晚會。』——她說：『好罷！』還給我一塊手絹。」

庫特睜了睜黃眼睛，喃聲說：「看你在電話裏同我說話的神氣，我就不大相信……」

「這是電話上的約定反射，」——克拉敏司基嘻嘻哈哈地說，一會兒態度一沈，又說道：「內人是紗廠的女工，那羅·福明廠裏織工的女兒。我很敬重她。你知道嗎，老哥！」

那時候他們應該搭的電車開來了，他們坐上去，直奔渥司托仁卡大街。

「等，等！」——克拉敏司基說，——「讓我來買票。」

他有一個隨時隨地替人家付錢的習慣，——在電車裏，喝汽水，爲同行人買香煙，報紙等等。即使是一筆大款，他也樂意而且隨便地支付出去；似乎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隨隨便便像向他那樣借錢的。凡認識他的人都說：「真是好人，够交朋友的角色。」

婦女很喜歡他：他會說有趣的話，在必要時做着快樂和俏皮的樣子，但有時也會罩上一個爲國事勞瘁的人的憂色。

他們登上樓梯，在半路站住休息一下，庫特氣喘着說：「年老真不是一件愉快事。」

「李姬·蓋莫更諾夫納一定來麼？」——克拉敏斯基問。

「來的！來的！」——兩個朋友攙着手，又走上去了。

主婦在前屋裏迎接他們。肥胖的女人，穿着鮮明而雜色的衣裳；用也是鮮明而雜色的綢手絹打成一個大結，繫在頸上。回身的時候，好像有人在旋轉貼滿了光怪陸離廣告的圓柱：在外省，走碼頭的馬戲班至今還在這種圓柱上，將班子到碼頭的消息通報出去。

主婦今天過着命名日，他們向她道賀。在外屋脫大氅時，克拉敏斯基低聲問庫特道：「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金髮阿美尼亞女人麼？」

庫特肯定地含糊了一聲。

「我不敢冒險問，她今年幾歲，」——克拉敏斯基說。

「你這個混人！」——庫特答，——這主婦是他喜歡的。

她又走出前屋，快樂地微笑着。

「你們怎麼啦？我們還等着你們，沒有坐席呢。」

克拉敏司基手撫着胸，吻主婦的手臂。

命名日的典禮是照一切規則佈置的。起初大家都談同溫層探險的事情，後來又爭論那種汽車牌子好：是「埃司彭諾——許慈」呢，還是「洛司——洛意司」，隨後一個穿淺色寬褲和黑漆皮鞋的青年敘說他的女朋友跳降落傘的情形。主婦從另一間屋內取出從柏林帶來的機器狗。那隻小狗搖着尾巴，轉着眼睛，聲聲的吠着。大家看着這小狗，贊美德國技藝程度之高，嘆息追趕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容易的事。留聲機器響了，另一個青年，穿着灰色寬褲和鮮黃皮鞋的，默默地走到一個白臉女人面前，唱戲似的鞠了一躬，靴跟相碰一聲，請她同舞。

屋子裏擺滿各種傢具。一瞧這些傢具，可以立時斷定食廚、餐桌和沙發是新近在特米脫洛夫卡店裏買來的，至於畫白鶴的綢屏風、紅碗架、鑲金門簾，還有掛在牆上的花磁碟，全都有悠久的淵源。

青年舞時，不住向肩旁看望，深恐觸碰到什麼東西，好像怕有一隻肉眼看不見的狼狗咬住他的袴子。

克拉敏司基同一個小女人並坐沙發上。小孩樣的，圓圓的臉，臉上的一切：臉頰、嘴、眼、小耳

朵，全是圓圓的，好像用圓規鉤成的一樣，連耳環上的玫瑰色寶石都是圓的。這女人就是李姬·蓋莫更諾夫納。

克拉敏斯基不滿意地對李姬說：「要是我早知道這裏滿是俗氣，我決不願來吃這一頓飯的！」他打哈欠；傾聽別人的談話，做出哭喪的臉子，兩次揚拳比着庫特。

後來客人們入席了。喝過幾鍾後，克拉敏斯基開始笑了，隨着就說起笑話，而且還不斷地說起話來。他終於讓兩個穿灰色袴子的青年記下電話號碼，答應替他們在聯合裏設法位置，雖然他們兩人並不願意。一個是建築師，另一個在莫斯科電氣公司做事。克拉敏斯基差不多對全體客人都有賞賜，答應向海關免稅取出一套綢衣，設法覓到眼睛片，打電話給軍人狩獵會的朋友要索獵彈，保送剛從甘扎來的主婦的姪子考進高等學校。大家全記下了他公事房和宅裏的電話號碼。

晚餐後開始跳舞。克拉敏斯基和李姬·蓋莫更諾夫納移到鄰屋去。

「真像走馬燈！」——克拉敏斯基生氣地說，一屁股坐在故意做成凸形，卻仍硬幫幫的長沙發上面。

半圓的門外傳來唱探戈調的萎靡的聲音，腳步發出嚓嚓的響聲。

克拉敏斯基默默地看着並坐的李姬·蓋莫更諾夫納的臉。——“*Ein Mahl sagt man sich adieu*”——
淒切的聲音呼呼地響着。

酒喝得頭暈暈的，心裏很自在。李姬·蓋莫史諾夫納的臉，顯得疲乏，悲愁，慘白，像隣室內傳來的聲音。

他握她的手，緊捏潮潤的手指。這一切裏具有極大的迷力。

「我固然初次看見您，」——他說，——「可是已經知道您的一切底細。您有的是內心的韻律，您不像那些人！……」——他朝門外點點頭。

她默默地看着他。忽然他覺得淒涼，很想哭泣。

「您知道，」——他輕聲說，——「我近來開始相信愛情，我對您說是什麼原因。這是一件蠢事。

我那時祇有十六歲。母親喚我回家去住幾天，——好像是她病了，我不記得了。我坐着窄軌的火車。躺在硬鋪上發悶，大概是在挖鼻泥，恕我說得這樣詳細。後來火車停在小站上。我看見站房旁邊站着一個姑娘。我看她，她也看我，很注意，而且惡狠狠地看着。火車開了。幾分鐘後我忘記了她。過了兩星期，我回莫斯科去。火車又停在那個小站上，我忽然記起那個姑娘，真想再見她一面。連忙跑到窗前，

——沒有她，有些鄉下人躺在廁所旁的樹下。忽然看見她沿火車走着，細心地向窗內看望。於是發生了這事。我立即明白她在尋我，一定是尋我，那個赤腳的，圍白巾的姑娘。當時她站住了，我們互相對視，——您知道是怎麼看法的。後來火車開了，我忘記了這件事情。這段歷史也就在這裏終結了。但是兩年以前，我坐在公事房裏，——那時候我在水道人民委員部工作，——我完全無緣無故地記起這位姑

娘。我心裏擁滿了一種憂愁，一種擾亂，我才明白，——這就是我的愛情。我這三十六歲的人，會至今還想念着她，——說來是極可笑的。竟出了這段歷史！」——他大聲說，——「愛情。誰知道是什麼東西？我有一個太太，難道她了解我麼？她是正直的，理想的工人，那羅·福明廠的女織工，有四十四件德性，但是她太直率、太平凡、太幼稚，這是我看出，感覺出的。我在對德戰爭的陣線上打了三年仗。您知道我這裏，——我心裏，時常鬧的是甚麼？有時我覺得我有點精神病。我的經歷實在太多了，但是我同她說這些話嗎？她能了解嗎？就是我在對您說的話，她會了解嗎？不會的！」

他俯身就她，嘴唇觸着冰涼的寶石耳環，微語道：「我對您隨隨便便就說出來了：同您相處，我覺得自在，輕鬆。這是什麼緣故？」

他開始吻她。

「什麼緣故，李姬？你說，什麼緣故？」——他喃聲說。

她把臉側過一邊，手掌掩着嘴唇，說道：「有人進來的。」

這是李姬·蓋莫更諾夫納這一晚上說的第一句話。

克拉敏司基重又吻她，鄰屋內無恥的聲音蠢蠢氣地喊着：「檸檬……得得……得……得，檸檬……」歸途上，庫特鄭重其事地問：「怎麼樣，羅米歐？一切都順利嗎？」

克拉敏司基凝神地答道：「這類女人使我最高興。爲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然而我對於

她們具有一種純粹科學上的興趣。庫特，你要記得：是科學上的——並沒有別的！」

他們默默地走着，揮着手，像做完夜工回家的工人。

三

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坐在桌邊看書，拳頭撐在太陽穴上。

「爲什麼你不睡覺，渥立卡。」——他生氣地問，心想：「噯，現在就要來事嘯……」他覺得發冷，腳指在新皮鞋裏疼起來。

她一句話也不答，也不回頭朝他那面看。

「好啦，我們來示威！」——他說着，在屋內踱步起來。

長沙發上另鋪了一張牀。

「吩咐我在那裏睡？」——他問，坐到長沙發上去了。

她的沈默使他感到壓迫，那怕開口罵也好。他游疑了一下，應該怎樣開始談話。說會議延長時間，還是說遇到朋友？開始攻擊，或是直說在人家過命名日？他累了，感到心神的激動。他巴不得渥立卡·格拉西莫夫納憐惜他。他居然輕聲地鳴咽了一下，正想說：「渥立卡，我有什麼辦法？我欺騙你。我自己覺得自己可怕，並沒有去赴什麼會議……」自然對於李姬·蓋莫更諾夫納他是一字不提的。